

变的只是某些要素，不管它们跟整体的连带关系怎样。情况有点像绕太阳运行的行星改变了体积和重量：这一孤立的事实将会引起普遍的后果，而且会改变整个太阳系的平衡。”我们可以把索绪尔所说这一点看作语言运动的一大原则，即语言系统不会自己改变，而是系统内要素的改变牵动了系统的改变，有了这一点，我们便可以更清楚地感受到语言的变化。

三、结语

索绪尔作为结构主义的创始人，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奠基者，现代语言学之父，其理论对后世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索绪尔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开创了一门新的学科、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理论，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思想家，是一位哲学家，读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仅仅是一张便让我感受到了他那系统全面的理论，以及总能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哲思。

变化的语言

——《普通语言学教程》地理语言学部分读书报告

2020级汉基2班颜晨

摘要：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四编地理语言学主要研究了语言现象和空间的关系。从中我看见了语言的变化多端，跟着书中内容分析了语言的差异、语言变化的原因、语音的传播等等问题。索绪尔用文字和图像，为我们构建了走向语言学的桥梁。得见如此佳作，实是幸事一件。

关键词：地理语言学，语言差异，语言传播

作为语言学学习的入门篇目和必读篇目，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无疑是值得反复研读、仔细品味的。这一次我主要选择了里面的第四编地理语言学的部分进行阅读。这一部分大概由四章组成，分别是第一章关于语言的差异、第二章地理差异的复杂性、第三章地理差异的原因和第四章语言波浪的传播。如果只看四章的标题，我们大致可以知道，书中先讲了语言是有差异的，而语言有差异最一般的原因是地理差异，所以第二三章讲了地理差异的复杂性和地理差异的原因，而在这些前提下，语言在时间长河中不断地变化发展并且进行了波浪状的传播。

第一章一开始首先告诉读者地理语言学是外部语言学的问题，主要研究语言现象和空间的关系。这里就和前面的内部语言学相对，将知识体系划分清楚了。从书中我了解到，语言研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语言的差异，而研究差异时首先看到也是最容易感受到的就是地理差异。来到南方上学的我对这一点深有感触，各地方言是谈到语言差异时第一个浮现在我脑海里的话题。而相较于同一时期不同地域十分方便且容易发现的横向对比，以前的人的发音则难以对比。要知道中国可是直到明代的陈第批评叶音说，明确地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人们才明白语音是发展的，今音与古音不同。

有不同的语言自然就会有比较。人们在比较中发现语言的相同点，由此分析出语言的亲属关系，分出不同的语系。如汉藏语系、印欧语系、乌拉尔语系、闪语系、南亚语系等。对于完全不同的语言，比较也是有用的。通过比较其语法、表达、语音系统和发展过程，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语言和分析不同的语言。在学习中我接触的较多的可能就是汉语和英语的比较，两种语言差别极大，通过比较可以深挖不同国家的地理条件、人文环境，非常有趣。

第二章首先作者为我们明确了我们所讨论的情况是两种语言在同一地区并存而并不相混的事实。

书中提到，语言之所以有差异，最一般的原因是地理上的分隔，地理上的分隔会让语言在发展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差异。理想状态下，有多少不同的地区就该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我觉得在语言刚产生的时候，应该是接近于理想状态的。但是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个文明逐渐开始有了交流，所以出现了民族入侵、殖民、和平渗透或是游牧部落在游牧途中产生的交往等等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理想状态会被打破，会出现一个地区出现许多中不同的语言的现象。而我们

在这里讨论的就是两种语言在同一地区并存而并不相混的事实。而这些语言也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均匀混杂起来的，事实上也不太可能。有时它们会有相对来说分布的较为集中的地区，比如书中所说有些集中在农村，有些集中在城市。城市人流量大，各地的人多，多半都使用通用语，而农村方言多，有些地方甚至十里不同音。在四川少数民族集中分布区比如藏族到聚居地人们会集中说藏语，其他地区集中说汉语，也许也可以说是这样的情况。

这一章的第二小节讲了除了上述原因外另一个破坏语言统一的原因——文学语言。随着文化的发展，交际的需求增多，必然会需要一种区别于方言的通用语。以普通话为例，就是人们为了交流方便，通过某种默契选出的一种现存的方言，即北方方言。毕竟北方方言本身就比较简单，容易听懂也容易学会，而且北方长期以来都是中央政权所在地，将其作为通用语再合适不过。于是我们就拥有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基础的普通话。

第三章讲地理差异的原因。这一章的观点是我以前未尝想到过的，并且看见的时候一度还觉得十分困惑。但是细细品味之下倒也有了些见解。空间本身是不能对语言起什么作用的，很对。因为语言是在时间的维度上发展的。所以起作用的主要是时间，于是地理差异也可以叫做时间差异。这后面作者还分析了几种情况，让我更深一层地理解了语言发展的复杂性。而想要真正理解语言的发展，不仅要全面考虑各种因素，还要贯彻亲属语言的统一性只有在时间上才能找到的原则。

而再进一步地分析时间在相连接地区的效能，作者在这里做了个假设，并且通过图示直观地表现了一个地区的语言经过一段时间的变化。原来随着时间变化，在原本是同一种语言的地区的不同地方会逐渐发生不同的变化，从而产生语言间的差异，变成不同的语言。这些不同可以从语音事实、词汇事实、形态事实和句法事实等等方面进行比较和分析。这些变化的区域也是不定的，有可能是整个地区，有可能只是某个地区。总而言之，一种语言如果任它发展，那么在这个地区内的所有地方都可能产生土语差异。发展到最后，无论是往哪一个方向进行调查，都会发现语言的差别以不同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大。

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无论是方言还是语言之间都没有自然的界限。这点在制作语言地图集的时候得到了验证，根据绘制出的交错并且部分重叠的“等语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两种土语并不是分的相当清楚，而是拥有一个缓冲过渡的中间地带。

这一章的内容极大地拓展了我的思维，给我展示了一个以前我从未想到的角度。语言学研究并不只是纸上谈兵，我看见它需要全面的考量、切实的调查、大量的数据。有了数据后绘图分析再得到结论。

来到最后一章，题目为“语言波浪的传播”。无可置疑，语言的传播是有规律的。这其中起作用的主要有两种力量，它们分别让语言统一或者是独立。让语言分立的是“乡土根性”的力量，它使人们忠于传统、深居简出，可以极好地保持语言的特异性。让语言统一的是交际的力量，交际使人们互相沟通，在沟通中，交际起积极和消极两种作用。消极的交际会扑灭有可能的创新，防止语言分裂成方言，积极的交际更倾向于接受传播创新，促成语言的统一。但不管是积极的作用还是消极的作用，其结果是一样的，就是让语言统一。

而在积极的交际的作用下，我们能够想象，语言的地理界限就像波浪一样，等语特征线就像洪水的涨退所达到的边缘。在交际的作用下，统一的波浪拍到所

能达到的最远处，就形成了语言的边界。这里作者用“波浪”作喻，准确而生动，极有画面感。和书中的配图一起理解大概能了解作者的意思。

再说说两者的区分。若是在一个很小的地方，要区别这两种力量倒也很简单，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只能有一种，所以只要记住凡是属于有关地点的土语的特征都是由于“乡土根性”，而凡是属于语言中共有的特征就是由交际引起的就行了。但如果地区变大，那就比较困难了。因为这两种力量实际上是对立而统一的，它们同时起作用的时候，结果无法预见，原因也难以分析。于是作者提出可以将两种力量归结为一个单一的统一力量，如将分立主义看作统一力量的负面。

最后一个小节，作者讲了语言是可以就地分裂的，不一定要在两个不同的地区才能出现分化，地理上的连续并不妨碍永恒的分化。就算同是一种方言，不同的地方也会有不同的口音，比如四川话，就有成都市区口音、自贡口音、绵阳口音等等等等。

在我看来，语言学是一门非常深奥的学科。这本《普通语言学教程》虽然是入门级教材，但对于我来说仍然较为困难。第一遍刚下来觉得只有第四编看得懂一点，其他部分都不怎么像人话。看了约莫三四遍，才渐渐理清讲了些什么，但论内在逻辑和真正的理解，我还仍然差得远。希望能在将来的学习里将这些不理解的地方逐渐弄懂。我也相信自己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定能渐渐想明白很多事情。

索绪尔是毋庸置疑的大师，百科上写他“是后世学者公认的结构主义的创始人，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奠基者”。他本人曾三次讲授普通语言学，但却无心著书。这本《普通语言学教程》是他的学生在他死后根据他讲过的课，收集了许多学生的笔记整理出版的，从中我们能看见作者本人的许多珍贵思想。事实上，这本书被译成多种语言版本，成为语言学史乃至学术史上一部重要的经典著作，开启了语言整体结构研究的新阶段。而不管怎样，今天的我能读到这本书，不得不说是件幸运的事。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66-295.

第四编：地理语言学 读书报告

2020 级汉基 2 班杨琦欣

第四编主要论述的地理差异，即语言在空间上的分歧，作者认为：一个民族意识到自己的语言，就是通过与其他地区语言的比较得来的。私以为这句话并不完整，并不是意识到自己有语言，而应该说是一个民族的意识到自己语言的独特性，是通过与其他地区语言的比较得来的。语言是人类思维的载体和交流的工具，很久以前的人们认为语言就是一种习惯，即语言反映着某一共同体所固有的特性，何为习惯？习惯是积久养成的生活方式，这种观点只强调了语言在纵向的时间上的特点。但语言并非与生俱来的种族属性，而是时间与空间共同作用下的产物。所以“地理语言学”的登场，为解释语言的差异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第四编开门见山地向读者阐述了语言的两种差异。首先，从地理空间上划分，各个民族的语言具有远近亲疏的关系。虽说在希腊时期，希腊人就已经注意到希腊各种方言间的差异与近似，但由于他们只局限于希腊本土，没有进行更广空间上的比较，所以并没有得出语言学上的结论。在语言学上，我们把有亲属关系，即有共同的来源的一群语言称为语系，近代语言学已经陆续承认了印欧语系、闪语系、班图语系等等。但除了亲属关系的差异意外，还存在一种绝对的差异，即两种语言之间毫无干系，例如汉语与印欧语系。但二者仍有可进行比较的价值，我们仍然比较出二者在语法、语音、表意上的区别，从而得出两种语言在历时方面的事实、语音演化等等。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表现形式，特点也是跟其他语言相比较得出的，举个例子，从语法上比较，汉语相对于印欧语来说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印欧语相对于汉语来说也可说缺乏语序、虚词、重叠等。最重要的是在与远近亲疏关系的语言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弄清一个民族语言的独特性，即其何以成为一种现存的独立的语言，而不是随时间被其他的语言所吞噬、代替。其次，从各语系及民族语言内部来看，其内部也存在差异，且分歧程度并不能作为区别语言和方言的标准。例如汉语中有些方言，尤其是南方方言，如吴语、粤语、闽南语等方言之间的分歧程度甚至比俄语、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这几种不同的语言大得多，但它们仍属于汉语方言。

接着作者带领我们探索了语言地理差异的复杂性，并指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地理上的分隔始终是语言差异的最一般的因素，但仍存在几种语言在同一地区并存而不相混的次要事实。这样的语言入侵现象常常是殖民入侵的附属品，如在曾经被英国殖民 150 多年的中国香港，人们的常用语言是英语、粤语和国语；在历史上曾被多次殖民入侵的印度，也有 22 种的官方语言。除此之外，这样在某一地区并存的语言也有相对的地域和阶级分布。如在印度，英语主要流行于城市和上层阶级，印地语主要流行于印度北方城市，但这种分布并不总是泾渭分明。这种语言的重叠大都是由一个力量占优势的民族入侵引起的，有的是强制要求，有的是和平渗透，但也有少数例外，如中国蒙古族和满族等少数民族入侵中原汉族，虽然建立了少数民族政权却反而被汉族语言和文化逐渐同化与改变。

作者还指出自然语言受到文学语言的影响也可能破坏语言的统一。这里的文学语言在一般意义上指各种为整个共同体服务的、经过培植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语言。随着文化发展，人们的交际日益频繁，人们会通过某种默契选出一种现存的方言使之成为整个民族有关的一切事务的传达工具。举个例子，在中国，这个文学语言就是普通话，现代普通话的定义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同样的，按作者所说，一种方言一旦被提升为正式的、共同的语言，那么这一种享有特权的方言就会掺杂一些其他的方言成分，使它变得越来越混杂，但也不会因此失去它原有的特性。以普通

话为例，粤语成分混入普通话如：拍拖——谈恋爱，冲凉——洗澡；东北方言成分混入普通话：赶趟——来得及，旮旯——角落，诸如此类。这说明，方言完全可以和正式语言并存并进行交互，大部分人都能说正式语言和方言这两种语言。

此后，作者自然而然地带领读者分析地理差异的原因。绝对差异的原因难以具体概括，而亲属语言的差异是可以观察得到的，并且可以一直追溯到统一体。在这里，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来的语言和被移植的语言分化的三种情况，作者列了一个分化方式公式。用文字语言表达出来就是，第一种情况：原来地区的语言 a 发生变化，变为 b，但被移植地区的语言保持不变，仍为 a；第二种情况：原来地区的语言 a 不变，仍为 a，但被移植地区的语言发生变化，变为 c；第三种情况，原来的和被移植地区的语言均发生变化，分别变为 b 和 c。这说明我们在研究亲属语言的差异时，要双管齐下，从原来的和被移植的这两个地区都要入手研究。

从这个角度入手，作者提出了一个令人费解的观点：语言的分化正是由时间因素引起的，地理差异应该叫做时间差异。但实际上，我以为作者的意思应该是：同一种语言在两个不同的地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两种不同的语言，这就是语言分化的过程。语言的分化是时间和空间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在这两个条件中，时间才真正起主导作用。举个例子，在同一个地区，时间推移一百年，语言是有可能发生变化的；若前后仅相隔一天这么短的时间，就算在两个不同地区，语言也难以发生分化。所以作者说：地理差异只是一般现象的次要方面，亲属语言的统一性只有在时间上才能找到。但作者过分强调语言发展的时间因素，而忽视了它的社会因素。如中国的白话文运动推动正式语言从文言文变为白话文，你说这样的转变是时间因素在起作用，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然没错，但更重要的是受当时文化和语言服务于启蒙国民思想从而推动中国政治发展这一社会因素的影响。所以时间因素自然是不可或缺的，但在语言的演化中究竟是不是起主导作用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时间和空间的共同作用造成了语言演化分歧的复杂性。在某一地区的语言演化的过程中，从时间上看，随时间的长期变化，语言会发生改变；从空间上看，演化不会在整个地区都一模一样，而是随地区而不同的，且这种演化并没有明确的空间界限。这就造成了每个地区都存在一些微小的方言差异，并随空间变化而不断积累，语言的分歧愈积愈大。例如在中国南方，这种现象就十分明显，有一句俗语“十里不同音”说的就是这样的现象，就连临近的两个村子之间的方言都存在差异，所以就像作者所说的一样：有多少个地方就有多少种方言。所以实际上方言的划分界定是十分困难的工作，我们可以用一种方言的全部特点来确定方言，固定出某一个区域，但这么做方言的数量可以达到成千上万种，工作量实在是浩繁；我们也可以只用方言的某几个特点来确定方言，这样就能得到有关试试传播地区的面积，虽然用这种方法难以精确划分，但这也是目前划分方言区的重要原则。

语言事实的传播依靠两种相反的力量：一种是分立主义的精神，“乡土根性”；另一种是造成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交际”的力量。“乡土根性”使一个狭小的语言共同体始终忠实于它自己的传统，我们称之为“乡音”。在中国，在家乡人人都说一样的方言；但即使外出务工，他们都愿意操着一口浓厚的乡音，并不断传授给他们的后代。乡土根性维护着语言的独特性。交际所起到的作用有两种，语言的扩张和内聚都要依靠交际。有时是消极的，每当创新在某地出现的时候，它立即加以扑灭，防止语言分裂为方言；有时是积极的，它接受传播创新，促成语言的统一。凡是与另一种土语共有的特征都是交际引起的；凡是只属于有关地点的土语的特征，都是由于“乡土根性”的力量。即交际造成了不同语言间的共性，而“乡土根性”则保留了该语言的独特性。所以我们在鉴定各种语言间亲属关系的程度时，我们必须把地区上的连接和隔离严格地区别开。在隔离地区，我们要把由于蔓延交流而独立发展所产生的新特征排除出去，考察双方共有的特征。而在连接地区，因为地区相连，创新每时每刻都有可能推广到各地，所以共有特征不一定比使它们变样的特征更为古老。但在这里，作者似乎并

未提出一个合理的考察连接地区语言间亲属程度的方法，这是语言学尚待完善的难题。

第四编，虽说叫“地理语言学“，但作者认为在语言的地理分化上，时间才是起真正主导作用的幕后推手，但实际上，时间固然是必要因素，但空间、社会等其他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并且在研究地理语言间亲属关系的程度、划分方言区等语言学工作方面，仍遗留了不少难题，有待我们继续去探索 and 解决。

读索绪尔的“地理语言学”

——《普通语言学教程》读书报告
2020级汉基2班叶丽花

《普通语言学教程》是瑞士语言学家弗迪南·德·索绪尔创作的语言学著作，其基本观点成为了后来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对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现就本书第四编《地理语言学》对索绪尔的观点从语言的差异、地理差异以及语音波浪的传播三方面进行学习和探讨。

关于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的区分是索绪尔语言学研究中重要的主题思想之一。索绪尔认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由于语言有它的内部要素也有它的外部要素，语言学也可以有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之分。他在绪论的第五章中就提到，语言和种族史、政治史以及各种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凡与语言在地理上的扩展和方言分裂有关的一切，都属外部语言学的范围。这些虽然都属于语言的外部要素，却对语言本身的变化发展以及我们研究语言学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地理语言学从地理学的角度出发，结合地理位置等地理因素研究分析了语言的差异、变迁和统一。

地理语言学作为该著作的第四编，使得对语言的研究从内部语言学转入外部语言学，其中语言的差异更是被作为外部语言学研究的开端。正如索绪尔所说，在语言研究中，最先引人注目的是语言的差异。确实，相比于寻找各种不同语言的共同特征和内在联系，差异显然更加突兀，在语言脱口而出的那一刻便昭然若揭。除此之外，相比于时间的流逝带来的潜移默化的变化，空间的差异给人的感觉更加的直观。就笔者而言，当我从一个熟悉了解的地区进入到另一个地区，面对周遭一切陌生未知的环境，便会先入为主地认为该地使用的并非自己所习惯常用的语言，而事实上不同的国家甚至地区之间语言确实会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

在分析语言的差异时，索绪尔还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语言是一种民族属性，而非类似皮肤的颜色或头颅的形状那样的种族属性。民族，是指经过长期历史发展而形成的稳定共同体，在历史、文化、宗教或行为等方面与其他群体有所区别，而种族是指在体质形态上具有某些共同遗传特征的人群。应用到语言上来，笔者认为，语言反映的是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群的共同特征，这样的人群对自己的语言具有一定的认同感，根据人种的特征对语言进行分类归纳显然是不够准确的。

在提出地理差异后，索绪尔继续分析了地理差异的复杂性。理想状态下，根据不同的地区语言不同的道理，地区和语言应当存在一对一的关系，然而同一地区多种语言并存而不相混的情况却数不胜数。这一点在我们国家也尤为常见。例如在元朝，蒙古贵族忽必烈称帝，大批汉人为了获得官职，入蒙古字学读书。汉族社会学习蒙古语、取蒙古名，形成蒙古化风尚，由此形成了同一地区汉语与蒙古语并存的局面。入侵、殖民、迁移等带来了语言在同一地区的重叠，这是极为常见的。

紧接着，索绪尔提出了“文学语言”的概念。他指出，“文学语言”不仅指文学作品的语言，而且在更一般的意义上指各种为整个共同体服务的、经过培植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语言。这里的意思是，当社会不断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交流更加频繁时，需要有一种共同的语言帮助人们更方便地进行通知的传达和事务的交接。例如，我国将普通话作为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和全国各民族的通用语言，通过推广普通话扫除沟通障碍，减少“区域文化岛”现象，有利于中华民族各地区之间交流智慧、取长补短。索绪尔还指出，共同语的语言是约定俗成的，并非一定要有文字。我国少数民族之一的赫哲族便是如此。赫哲语属

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在如今大部分人改用汉语之前，赫哲语曾是赫哲族的主要交际工具和社会交际语，然而历史上并没有创造过与赫哲语相匹配的文字。由此可见，赫哲语是曾经的赫哲族人约定俗成的语言。

在第三章中，索绪尔详细探讨了地理差异发生的原因，把语言的分化完全归结给了时间因素。他认为，当殖民者从一个小岛登陆另一个界限分明的小岛，他们在登陆前和登陆后所说的语言是完全相同的，因此空间本身对语言并不起很大的作用。相比于空间变化造成的错觉，时间的推移才能解释语言的分化。在他看来，尽管地方上的差异是语言发生分化的必要条件，光是地理上的分隔并不能使得语言产生差别。笔者认为，时间因素作为语言发展的内部因素固然是造成语言差异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只强调语言发展的时间因素是片面的，社会因素也是语言发生变化的重要条件。例如，随着社会的各种发展变化，各种新事物和新现象的产生，常常会带来新词语的出现。“菜鸟”原指某种养来专门供人食用的鸟类，后又指刚刚加入某个团队、正处于适应环境和接受新事物的过程中的人；“神兽”原指中国古代民间神话传说中的神异之兽，后又指疫情期间居家上网课的调皮捣蛋的孩子；“逆行者”原指反着众人的方向而行、不走寻常路的人，后又指在发生重大事件时不顾个人安危迎难而上、拯救他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人；“后浪”源于古代诗句“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后又指在新冠疫情期间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90后、00后们……这些词语中，有许多都是在某种新现象或新趋势产生之时才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是社会因素的变化带来的影响。

索绪尔在本章中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观点，即语言没有自然的界限。前面我们提到，理想状态下有多少个地方就有多少种语言，然而事实上语言的界限是无法确定的。在很多情况下，语言的分界线在两种语言的过渡中被淹没。居民的迁移带来的不停移动抹去了语言过渡的痕迹，共同语向土语的扩展也能带来中间土语的消失。例如以法兰西岛语为基础发展的法兰西文学语言和相邻地区以托斯冈方言为基础发展的正式的意大利语差别巨大，实则是由于中间土语即法兰西岛语和托斯冈方言痕迹的消失。

第四章中索绪尔主要探讨了语音波浪的传播，认为“乡土根性”和人与人之间“交际”的力量是语言事实传播的两大力量。他指出，这两种力量具有完全相反的作用力，其中“乡土根性”是一种分立主义，使人深居简出，而交际的力量则发挥出相反的效能，促成语言统一。这两种因素虽然相互对立，但是当放在一个较大的地区时，常常是同时存在的，这就是索绪尔所说的“两种力量归结为一个单一的原则”。这里的意思是，分立的力量即“乡土根性”促使某一种语言的各部分保持着一些共有的语言特征，而同一时刻，统一的力量即交际又使得各部分存在着它自己的独特的地方，两种力量相互拉扯，同时起作用，根据该区域语言统一的强度便可比较出两种力量的大小。除此之外，索绪尔还提到了语言在相连接的地区也能发生分化的观点。这个观点的意思是，在一个相对较大的领域内，同一种语言也可以发生不同的变化，一些交际的力量带来的创新在这个领域的某些地方发生的同时，原有特征也可能在其他地方保留着。因此，要鉴定各种语言间的亲属关系，需要将相连地区和相隔地区区分开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综上所述，语言研究首先是语言的差异，地理的差异带来语言的复杂变化，时间因素与社会因素共同构成语言的变化发展，交际的力量和“乡土根性”促成语言事实的传播。索绪尔的地理语言学内容丰富、逻辑紧凑，除上述之外还有更多可供挖掘。除了对语言的探讨，他在研究地理语言学时还运用了大量的地理知识和历史知识，兼具科学态度和批判精神，其智慧值得我们长久地学习和借鉴。总之，地理语言学不仅需要在语言方面丰厚的知识储备，还需要有更加宽广的知识幅度，我们在进行语言的研究时，要注意扩展自己的知识网络，形成完备的知识体系，掌握高效的技能和方法，同时还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重视实践，以科学的态度理清语言发展的脉络。

《普通语言学教程》第四编读书报告——从具体例子分析地理语言学部分内容

2020 级汉基 2 班张菲菲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第四编地理语言学主要是讲述了关于语言的差异、地理差异的复杂性、地理差异的原因、语言波浪的传播四个部分。在我看来，这四个部分之所以如此排列也是有其内部规则的。先提及语言差异与地理相关，然后提出语言差异是由地理差异的复杂性造成，接着进一部分分析地理差异由何造成，最后说出语言差异、地理差异其根本是语言波浪的传播。

说实话，看这一编内容的时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疑惑但大受震撼。至于为何是这样的感受，我主要从内容上来说明。这一编内容主要就是解释语言差异与地理差异等之间的联系。我能够将自己了解到的语言代入，并且很好地理解了其中规律，这是我所震撼的；然而，我还是会遇到一些我无法理解的，即使有具体实例支撑还无比晦涩的概念，这就是我疑惑的地方。具体的我将通过书中一些具体的句子和例子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先来说说让我震撼的一些内容，不过与其说震撼，不如说是佩服，对索绪尔总结出这样的规律的佩服。

例如，在这一编的第一章中，索绪尔说到“在看到两种语言不同之后，人们自然会本能地寻找它们之间有些什么类似的地方。这是说话者的一种很自然的倾向”我认为这句话很有道理。就我个人来说，当我听到其他不同语言的时候，我本能地会与我的家乡话（客家话）做对比。就好像高中时在潮州市读书，周围都是讲潮州话的人，尽管我并不会潮州话，但我总是习惯于在潮州话中找到我熟悉的音，然后根据情境理解整个句子的意思。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我并没有察觉，但是看到这句话时我确实是深有体会。这样的习惯会让我在同学说起“客家话很难懂”的时候，将客家话与潮州话中相似或相同读法的字一一举出来。当然，不只是家乡话，我相信，当我们讲普通话的遇到外语时，第一反应也是从中找出相似的地方。就好像刚学英语时，单词发音都是用文字备注的，这其实都是因为刚接触一种语言，我们并不清楚其中规律，而文字是我们最了解的，读音上能用文字代替，自然能让人更快接受。这样看来，这也算是上面提到的那句话的佐证了。另外，第一章中还有另一个句子也让我看了深有感触。“每个民族都相信自己的语言高人一等”，在我看来，这句话说的并不全面。其实不是说每个民族，每种语言都是如此。比如，每当我们来到一个和我们讲不同语言的地方，从来没有那个地方的人来认识我们的语言，基本上都是我们被迫学习了那门当地语言。尽管从数量上说，使用当地语言的人数更多；且乘着“入乡随俗”的道理，确实应该非当地人学习那门语言。但是这是因为我们从认识语言开始就是这种做法。我们不曾追究过其深层次真正的原因。然而，仔细想想，当地人学习外来人的语言有何不可？为何一定要是外来人学习当地的语言呢？我觉得这就跟书中那句话有着不可言说的联系了。当地的人自然是觉得自己的语言要高人一等，既然外来人到了当地，自然应该学习，这早就成了不成文的规定。因此可见，从日常生活中呈现出来的现象就是一点点证明着索绪尔所说是正确的。不过，除了外来人学习当地土著语的情况外，这一编的第二章其实还提到，外来人语言与土著语并存。“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些民族群居杂处而他们的语言并不相混”